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4年

《故事会》分类合编本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故事会〉分类合编本》的第二分册，汇编了《故事会》1—12輯和《故事会小丛书》1—36号中有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故事，共二十篇。其中有反映工农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超运动的，如《李大叔得宝》、《老虎嘴》；有反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如《穷棒子办社》、《驯“马”记》等；有反映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的，如《两个稻穗头》、《种子迷》、《“糖葫芦”变“宝葫芦”》等；有反映生产斗争中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如《海山和枣红马》、《马字镰刀》等；有支援农业、支援边疆的故事，如《将军当农民》、《彭加木的故事》等。

《〈故事会〉分类合编本》的其他四个分册：《阶级斗争故事集》、《新人新事故事集》、《解放军和民兵故事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已同时出版。

余竹君 佳木思 装帧

统一书号 10077·1222

定价(四) 四角二分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78 号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0 册

开本 730×1035 毫米 1/32

印张 8 1/8

插页 1

字数 167,000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目次

比学赶帮超

- 李大叔得宝 ····· 呼海洋创作(1)
- 老虎嘴 ····· 辽宁省抚顺市龙凤矿群
众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1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 穷棒子办社 ····· 唐耿良编述(20)
- 梁生宝买稻种 ····· 何荣贞编述(41)
- 老牛回春 ····· 金士良创作(56)
- 驯“马”记 ····· 韩国臻创作(69)
- 力拔千吨 ····· 李 颖改编(81)

科 学 实 验

- 两个稻穗头 ····· 徐道生 陈文彩创作(88)

种子迷	范奕中	张道余创作(99)
巧队长和“气象台”	朱寅全	创作(113)
辨雌雄	徐道生	创作(122)
“八八九”	任天荣	创作(126)
“糖葫芦”变“宝葫芦”	李汇瀛	创作(133)

培养革命接班人

海山和枣红马	岳辰	创作(148)
接班人	陆国楨	口述(160)
马字镰刀	黎锦山	改编(174)
范龙进队	张道余	创作(188)

支援农业、支援边疆

将军当农民	王华	口述(204)
彭加木的故事	饒一尘	程志达创作(225)
年青的一代	何翔	改编(241)

李大叔得宝

——又名《双跃进》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橡胶厂工人 呼海洋 创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午，东北李家屯生产队热闹啊，鸡鸭成群，马羊满院，谷堆成山，锣鼓喧天。干什么？李家屯生产队的社员们在庆丰收。一年辛苦下来，队里可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超额完成了粮食生产计划，社员们谁能不高兴！

可是，最最高兴的，还得数李家屯生产队的老队长李刚。这时候，他站在院子里，挥着一只大手喊：“二秃子，去，快去！告诉他们把锣鼓再给我响点儿打！你没听见会计来说吗？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咱们每垧（合十五亩）平均单产是六千斤，咱们队今年可超‘纲要’啦！每垧平均单产六千八百斤！呵呵，六千八百斤！”这二秃子一听，乐的撒腿就往场院跑。不一会儿，锣鼓声音果真打的更响了，“咚咚哐”，“咚咚哐”，响的震天、震耳朵。许多社员把刚过完秤的粮食，一口袋一口袋地往生产队的大仓库里送。另外有几个社员笑呵呵地跑来对队长说：“老李呀，今年咱们超‘纲要’可多亏你呀！不是你起早贪黑地领着大伙儿干，上哪儿打这么多粮食。”“是呀！咱们老李今年哪一天不背着粪箕子领



着大伙儿积肥。这一年拾粪积肥，可把老李累狠了啊！”几句话把老李说得更为乐了，咧开了嘴怎么也闭不上，说：“积肥拾粪这可是大事，‘土地当家粪作主’嘛！没有粪，种地就是瞎胡混。”“老李大叔，咱们今年总能超过小高他们高家屯生产队了吧？”老李说：“那还用说！哼，我足足赶了他三年，今年总算赶上啦。去年那面生产大红旗没到手，我真有点儿憋气，才背着粪箕子早也捡粪，晚也捡粪。我就是不挣这口馒头、也要挣这口气！没点儿门还行啦！”一个社员说：“不过，老李大叔，今年小高他们队里的庄稼也不错呀！”“产量多少？”“不知道，正在核算呢！不过，他们买化肥、搞密植、用良种、学先进经验可带劲呢，产量恐怕也不会低喽。”老李满不在乎，说：“什么化肥、先进经验，别听那一套！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管它是黑的还是白的。庄稼好不好，要问产量高不高，管这个办法是新是旧！”

老李正讲得有劲，忽然公社派人捎来了一个通知，要

老李明天打早就到县里去参加会议，总结全年的生产成绩，评选全县的生产标兵。老李兴致勃勃地对队委会说：“咱们今年单产六千八，超过小高他们有把握。等我从县里把那面红旗拿回来，咱们就热热闹闹地正式开个庆丰收大会。你们在家把文艺活动抓一抓，锣鼓响点儿敲。”会计说：“老李呀，你到县里，这化肥是不是也想办法弄点儿来？你没看见小高他们今年买了不少化肥吗？这对增产有好处。”老李一听，有点不耐烦了，说：“你别听化肥怎么怎么的，净听别人瞎扯。俗语说：‘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咱们得有咱们的主意。懂吗？”说完，老李背上粪箕子拾粪去了。

第二天早晨，东方刚刚发白，老李就上路啦。今天他打扮得就象个新姑爷似的，又整齐又干净：头上戴一顶半新不旧的大狐狸皮帽子，身上披一件新做的棉大衣，脚上穿一双新靰鞡[误啦 wù la](是东北人冬天穿的一种鞋子，用皮革做的，里面垫着靰鞡草)，脸上的胡子也刮得一千二净。走在路上真是乐呵呵、美滋滋的，还一边走一边想：小高这毛孩子真不错，有点儿本事。他念完了高中回来，才摸了几年锄头把子，就跑到我这老把式前面去了，前年一当上高家屯生产队队长，高家屯就扯上红旗，产量全县第一，咱李家屯落在后头了，去年赶了一年也只得了个第二名。今年，咱李家屯总算排上了，单产六千八百斤，该你小伙子让让路，把红旗扯到咱李家屯来了。

老李想着走着，忽然后面有人喊他：“大叔，大叔。”老李回头一看，正是高家屯生产队的队长小高，单名一个刚强的强。小高个子不高，胖敦敦的，三十岁不到的年纪，穿一套八成新的棉裤棉袄，左边背个帆布小书包，右边背

个粪箕子，头上戴一顶狗皮帽子。小高看清前面走的真是老李，就紧赶上几步，握住老李的手，说：“老李大叔，我老远就看象您，可没敢招呼，怕认错了怪不好的。”老李笑着说：“怎么？你还不认识我？”小高说：“怎么不认识！可您今天打扮得象个小伙子似的，我真有点不敢认啦。”老李看了看自己穿的新大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嗯，出门嘛，总得打扮打扮才中啊！”说着，往小高身上的粪箕子看了一眼问：“你也是上县里开会去吧？”“嗯，大叔。您也是吧？”“是呀……小高，你出门就出门呗，还背着个粪箕子干什么！”“噢，大叔，这习惯啦，上哪去若是不背着就象少点儿什么似的。”老李一听，拍着小高的肩膀问：“小高啊，你们今年单产平均多少啊？”小高一边捡着粪一边说：“别提啦，大叔，月初那阵我们那儿雪比你们这大多啦，剩点谷子和豆子都湿啦，不好打，到今天下午才能打完，晚上用电话上报产量。我等不及，先走了。照现在的数字，约莫能达到‘纲要’的要求。”小高一边说，一边还往粪箕子里捡粪。这时候，粪箕子已经捡满了，他就随手把粪箕子往旁边地里一倒。老李说：“哎，你怎么把粪倒在别人的地里啦？这不是白捡了吗？”小高忙笑着说：“大叔，这粪倒在谁地里，还不都是多打粮食，一样嘛！”老李一听，笑了笑说：“嗯，可也是。”

小高把粪倒完，又把粪箕子背上，一边捡粪一边问老李：“大叔，你们今年单产多少？”老李笑笑说：“不多，单产六千八。”“大叔，您真行啊！快请说说，有什么好经验？让我们做小辈的学学。”还把粪箕子往旁边一放，抽出钢笔和日记本来想记。老李摆起做长辈的架子说：“我看呀，种地主要是多上粪，别的什么化肥、密植，那都是瞎扯！”

小高一听，这哪儿是在介紹經驗，就把鋼筆和日記本收起，小心地說：“糞当然是重要，可是大叔，糞多了再能学学先进經驗，那产量会更高啊！”老李不高兴了，反問說：“好，那你說說，你們有什么先进經驗哪？让我学学。”小高知道老李又在憋气了，赶紧說：“大叔，您这不是說远了嗎？我們那点經驗，还不是从您那儿学来的。特別是我还年輕，今后还得大叔多帮助！”老李瞅了瞅小高，笑着說：“你这小伙子，可比我年輕那时候强多嘍！”两个人就这样連說帶笑地进了县城。

第二天，大会规定是上午八点钟开始，可老李不到七点半就进会场了。老李是县里有名的“老将”，年长，生产經驗丰富，代表們就前呼后拥地把他让在第一排座位上。老李坐在那儿，满面紅光，美滋滋的，顺手把昨天买的“迎春”烟打开，給坐在他旁边的代表，这个一支那个一根的。自己也挾上一支，笑咪咪地抽着，心里老想着那面紅旗。

八点钟，大会正式开始了。县长致开幕詞說：“……让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向到会的全体代表致以最热烈的祝賀！”这时候，会场上马上响起一陣热烈的掌声。老李坐在那儿，心里可高兴哩，两只大眼睛乐的都成一条綫啦。县长总结了全县今年的生产成績以后說：“到昨天晚上为止，全县各公社、各生产队的产量已經全部驗收上报完毕，现在宣布全县各生产队的产量名次。”老李两只眼睛盯住了县长不放，心里想：这回呀，該輪到我啦，头一名准是李家屯……。可是台上宣布：“第一名，高家屯生产队，单产七千二百斤！”

老李一听，两只眼睛一门穿花，脑袋嗡嗡直响，脸马上紅到脖子上，一会儿又变得刷白。他想：老大拿不到，就

再拿一次老二吧。可是，台上念下去，第二名不是他，第三、第四名也不是他，直到第八名，台上才喊：“李家屯生产队，六千八百斤！”老李手里挟着的半截子“迎春”烟，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啦。这时候，他瞅瞅地上的那半截烟，狠狠地踹了两脚，脑袋一个劲地往下垂，再也抬不起来了。去年是第二名，今年不说拿第一名了，连第二名也没保住，只得了个第八名，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晚上，大会招待代表们看戏。老李坐在戏院里，眼望着台上，可心里尽在琢磨今天会议的情况，越想越乱。忽然，台上锣鼓响起来了。老李一听，想起了前天队里的锣鼓声，那时候，他还关照社员把锣鼓打响点儿，准备拿红旗。现在，他真是越想越难为情，哪儿坐得住，就借个因由溜了出来。

老李无精打采地回到招待所，刚准备上楼，只听见小高在打着电话：“喂！我是小高啊，我在大车店买了几车好粪，明天赶紧来拉呀！”老李一听，怎么？小高也没在看戏，还上大车店买了粪回来，又想大干哪！这可真了不起！好！我也不能泄劲，咱们就再比比试试看！于是披了大衣，急忙赶到收发室，操起电话筒就喊：“喂，喂喂，你是李家屯吗？你是谁，啊，二秃子，现下县城里有粪，明天赶紧套车来买，越快越好！”小高听见了，就过来说：“大叔啊，您打电话来啦？”老李支支吾吾地说：“不，不是，我是来踹踹踹。”小高也不追问，说：“大叔，明天中午休息，咱爷俩上种子站去一趟，您看好不好？我要去取新种。”老李不作声。“大叔，有好种子才能多打粮啊。”老李想：我活这么大岁数，连这也不知道！可又不好冲撞他，就有气无力地说：“那好吧，明天我正想出去办点事儿，跟你走一趟吧。”说

完，两个人就各自睡觉去了。

第二天，吃完中飯，小高又主动找老李一起到种子站。小高在称新种，老李却在旁边楞住啦，只见东墙那边放着“护四号”高粱种，北边是“花脸一号”谷种，西边是“小金黄”豆种，还有不少自己連名儿都叫不出的新品种……老李喜的不得了，忙拿两粒豆种，朝嘴里一扔，咬了咬說：“这豆种太好啦，真是金豆子一般！”又拿一把谷种用手掂掂說：“哎呀！这东西沉甸甸的，才是个玩艺儿呢，真赶上我們那高粱粒子啦，这有多大呀，太好啦！”乐的直拍大腿。小高笑着說：“大叔，您老也弄点吧！”老李一个劲地点头，忙着去找种子站站长。站长笑呵呵地說：“您是哪个屯的呀？”“我是李家屯的，我想着换点儿，不知道还有沒有啦？”“可惜呀，都换出去啦。我們是按各队預先造的計劃进貨的，您要可不好办哪！”“站长，我过去沒計劃，可现在这不来了嗎？無論如何得請你想个办法才中啊。”站长說：“是呀，能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可是，老大爷，計劃里的种子都有了主，給了您就缺了他，影响人家的計劃。对不起，明年我一定替您留着。”老李想：这事的确叫站长为难，話已經說到头了，都怪我从前脑子里装不进新东西，现在說要就要，不是故意拿小鞋給人家穿嗎？但是，拿不到好种，开春光凭拾粪、积肥、淌汗水，产量怎么赶得上人家呢？所以朝小高看看，对站长望望，低倒了头不說話了。这时候，小高开口了，說：“大叔，別丧气，您就从我这份儿里拿点吧，您看怎么样？”老李想：不要吧，舍不得这好种；要吧，又不太好意思。但是，小高已經把新种递了过来，說：“大叔，您还客气什么！反正我队里还有点儿，这批新种您就拿一半去吧！”“小高……”“大叔，

李家屯有好庄稼，还不等于长在高家屯田里。种社会主义的庄稼，就兴大家互相帮忙。您拿着吧！”老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把豆种接过来，握住小高的手不放。噫呀，别看小高是个毛孩子，他的心思可比我宽呀！你看他，搞竞赛不但不妒忌人家，还兴互相帮助呢！这才是分队不分道，走的都是社会主义这一条路呀！小高看见老李想出神了，笑笑说：“老李大叔，明天咱爷俩再到供销社去看看吧，怎么样？”老李忙说：“那好啊，我一定去，明天不用你找我啦，我去找你。”

第二天中午休息，老李和小高就乐呵呵地来到了供销社。小高找着供销社的刘主任说：“刘主任哪，我们这几年增产，你卖的这些新农具可出了大力，不然增产也费劲呀！今天我还准备买几张新镢，弄点喷雾器和六六六粉什么的。另外，若是还有别的什么管用的新东西，也给介绍介绍，弄点儿。”刘主任说：“嗨，怪不得你们高家屯年年第一名啊，原来小伙子的思想就有这么开通，尽把好东西往自己队里搬。”小高倒不好意思起来，说：“刘主任，你不知道吗？党中央号召实现农业现代化，咱们农民的担子可重着呢！要夺取高产、稳产，哪能光靠老经验、老办法，得多用些新技术、新农具。”“对，小伙子，”刘主任说，“现在咱农民种地，不兴闷着头光看脚尖，得想到这一锄头下去也是为了闹革命。闹革命就要多打粮食，要多打粮食，就得大搞现代化，学习先进技术，不然那不成空话！”老李在一旁听着听着，不由得脸上红一阵、紫一阵的。他故意歪着头装着看别的东西，可刘主任和小高的话还是朝他耳朵里直钻。小高忽然问老李：“大叔，您老不买点什么吗？”老李急忙回过头来对刘主任说：“买，买！照小高的

样，一样給我来一套。”“怎么，您和小高买一样的？”刘主任不懂了。老李說：“刘主任，我也想学学經驗哪。这新玩艺儿若是不学，怎么能多打粮呢？你說是不是呀？”刘主任說：“对，对，对，您有見識。您这老把式一带头，咱們鬧革命的场子可就越拉越大啦！”給刘主任这么一說，老李的脸又刷地紅了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心里倒很舒坦，感到自己頓時年輕了几岁。小高說：“大叔，您要是不买什么，咱們就回去吧。”老李說：“不买什么啦！”可剛回身要走又轉过來說：“对，再給我来个粪箕子。”等粪箕子买好，向刘主任点点头，这才和小高手拉手地回去。

晚上，老李把小高让到自己房間里，倒了杯开水，拿出前两天开会买的“迎春”烟給小高抽。等一会儿，他紅着脸說：“小高啊，今晚大叔打开窗戶跟你說句亮話吧，我，我整整赶了你三年哪！直到这次参加大会才明白你总是跑第一的道理。这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怪我老头儿过去沒把你放在眼里，可现在算是服了你啦。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年輕人都象你这么有出息，那有多好哪！”小高心里也热呼呼的，說：“大叔，您这是說到哪去啦！我从小就在您老身边长大的，哪样活不是您老亲手教我的，这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啊。这几年虽然有点进步，也全靠党的正确領導和全体社員的帮助，我个人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呀！大叔，您老說要赶先进，这很好，可光赶我們队还不够劲，咱們应当站在高山看全国，赶全国的先进队，那就更好啦！”老李听了心里更敞亮啦，說：“对，我們李家屯赶你們高家屯，再同你們一块儿赶全国先进！”两个人就这样談談国内外大好形势，談談农业发展的远大前途，談到鸡叫才睡。

大会結束，老李和小高就同路回来。在路上，两个人帶着新种，还都背了一只糞箕子，一边走一边撿糞，撿够一糞箕子，就随手倒在道两旁的高粱茬地里。一路上，两个人还有說有笑的，直到岔路口，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老李来到屯子东头，就听见屯子里一片鑼鼓声敲得震天响。老李开头是一楞，不觉双眉紧蹙，感到紅旗落了空，见了社員怎么交代？可是，他看看帶着的新种，眉头马上又舒展开来，还“哈哈”地大笑了三声。他想：这回我开会开出了窍，得了个学新技术、学先进的宝贝回来，鑼鼓該敲，还該敲响点儿。就赶进屯喊：“我老李帶了宝回来了，鑼鼓快敲响点儿呀！”老李的話才說完，鑼鼓就“咚咚眶”、“咚咚眶”地敲得特別响。从此，老李就帶領李家屯生产队全体社員重整兵马，輕装上阵，大显先进經驗，大显新技术，爭取更大的丰收。

周公和 蔡人燕 插图

老虎嘴

——又名《竞赛》

辽宁省抚顺市 龙凤矿群众业余创作组 集体创作

在第四采煤区的办公室门口，立着一块两人多高的大竞赛牌子，五光十色，特别显眼，离大老远就能看得见。可是等你走到跟前一看，嘿，准会叫你奇怪。为什么呢？原来这么老大的一块牌子上，就只有两个生产小组在竞赛。每个小组都有一匹千里马，一匹马代表一一二组，一匹马代表八〇三组。那个一一二组是全国的先进小组，这个八〇三组是全省的先进小组。两个小组正在开展对口赛。现在，这个竞赛已经进行了一年零三个月，月月难分胜负。

可是自从进入一九六四年四月，情况就突然地发生了变化。怎么啦？原来他们两个小组分别开掘两条管子道，工作量一般多，因此要求他们在“五一”节以前一定要把这两条管子道打通，好让采煤工人按计划进行开采。对口赛就是看哪一组打得快。现在一一二组已经跑到前头去了，把八〇三组越拉越远。这在一年零三个月的竞赛中间，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

这一天半夜十二点多钟了，下二班的工人已经回家多半天了，这时候，竞赛牌前面仍然站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地望着竞赛牌子出神，象有啥心事。这是谁呢？他就是



跑在前边那个——二组的组长，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李振新，年纪不过三十来岁。现在他是在想：八〇三组为什么突然会落后了呢？就在这时候，叭！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李振新回头一看，他不是别人，正好是八〇三组的组长张德志。他也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不过看样子要比李振新大个两三岁。李振新这时候看见他，很觉得意外，就问：“是你呀，德志，这么晚了怎

么还不回去？”“别问我，我还正要问你呢？”“我？没事歇歇脚。”“那我也没事闲走走。”“你这个家伙，又跟我要什么花招？”说着两个人就肩膀靠着肩膀往家走。在路上，李振新问他：“老战友，你们落到后头去了，有什么困难呢？”“困难还不跟吃饅餅似的，哪天少得了。”“啥困难？”“没啥，就是过得还不硬，一天进不了几米。你别急，几天以后再看高低。”“那太好啦，咱这两匹马膀挨膀地跑惯了，一下子叫我在前边耍单儿，还怪别扭哩！”“别忙，到时候你想耍单儿还不行呢！”两个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来